



世界卫生组织

第五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
议程项目 4

A53/DIV/6
2000年5月16日

卫生部长是优秀先驱者吗？

美利坚合众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罗林斯
公共卫生学院大学校长任命的杰出教授、
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高级顾问
William Foege博士

2000年5月16日，星期二，日内瓦

导言

我的妻子多年来教授4岁的儿童，因此，在过去许多年中，他们对我们有所启迪并产生了很多故事。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是，老师在4岁儿童入学的第一天向他们解释规定时发生的一件事。老师的最后一项指示是，如果这些孩子需要使用盥洗室时他们应该举手。一个4岁的儿童茫然不解地问道：“这是为什么？”那么，今天我要问：“我们大家都参与全球卫生工作是为了什么？”

有一年，当我结束了向我夫人的班级所做的关于“如何保持健康”的讲演时，我问有什么问题，一个4岁的小女孩问：“医生有上司吗？”我想紧跟她的思路。我想了一下回答说：“好的医生有。他们的病人就是他们的上司。”

卫生部长有上司吗？对好的卫生部长来说，他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他们的上司。但还不仅如此。因为你们正在奠定未来的基础，实际上，将来在你们的国家出生的每一个人都是你们的上司。

阿诺德·托因比写道：“20世纪将主要作为一个人类社会敢于将整个人类的健康视为一个实际目标的年代，而不是作为一个充满政治冲突和技术创新的年代被人们所记忆”。他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反之，20世纪是一个充满政治冲突和技术创新的年代，此外，当20世纪结束之时，在卫生方面存在着很多差距和差异，这使我们感到很难堪。

本周我们在这里召开会议不仅是为了改进全球卫生管理，不仅是为了互相交流意见，也不是单纯为了审议我们卫生规划方面的进展...我们聚集在这里，目的是考虑如何弥合这些差距以及重新确认我们作为公共卫生专业者哲学的实质。这一实质建之于我们利用多年来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改进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的义务。我们的工作基础，我们的专业信念，我们之所以受委托参加这个会议的理由是为了寻求卫生方面的社会公正。

我们憧憬着.....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但是我们将创造这样一个世界。

历程

半个世纪之前，我们的专业先驱者开始了这每年召开的会议。那时他们能够相信其后53年中所发生的事件吗？

- 在53年中，尽管不是在所有地方.....但是在很多地方，预期寿命较过去4千年有所延长。
- 一种疾病—天花已经消失。
- 在大多数国家.....但不是在所有的人群组中，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在50%至90%之间。
- 麻疹病毒再也不是世界上最致命的媒介。这表明了一种不昂贵疫苗的效力，同时也显示出公共卫生部门在当时对使用这一效力的犹豫不决。对于一种每天造成3千例死亡的疾病能够如此迅速地得到预防，我们还能作出什么解释呢？
- 那些专业工作者是否想像得出上百万的儿童能够避免死于腹泻病。而他们的父母不用再为失去另一个孩子而感到悲伤。
- 他们能够相信脊髓灰质炎和几内亚线虫病将会被载入历史史册吗？

我们在承认这些成就的同时也面对着不可规避的事实。这些事实是...

正在造成的威胁的问题

从来没有哪些卫生部长面临着比目前更加困难的时期。艾滋病是比黑死病更加令人人生畏的对手。鼠疫发生后，造成大规模死亡和社会的重新变更。在1348年和1349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欧洲人死亡。其中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地主、商人和教会神职人员。例如，在一年当中，基督教中50%以上的主教都死去。然而后来如同一次地震或其它自然灾害一样，人民得以重新组织。

但是艾滋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问题日复一日地在发展。从来没有机会进行重新组织，由于卫生工作者、教师和政府工作人员迅速死亡而得不到补充，这种情况使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脆弱。就如同老祖母在不可能提供食物和衣着及学校费用重担的面前却努力将他们的孙辈集合在一起一样。你们当中的很多人很早就知道艾滋病在你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现在这一问题正得到全球的承认。

如果艾滋病不足以成为挑战的话，那么再加上结核、疟疾、营养不良、盘尾丝虫病、淋巴丝虫病、肠道蠕虫、伤害和暴力所造成的伤亡、精神卫生问题、贫穷以及文盲……如果这些仍然不足以使卫生官员们束手无策的话，那么再加上一个可比结核更多地导致死亡的问题，这不是自然的因素，而是那些为了获取促销烟草的利润心甘情愿地产生痛苦的人们所造成的……你们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疾病问题，而这个问题几乎不能被世人所理解。你们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你们承受着巨大压力吗？显而易见。但你们不会被击败。

作家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曾经写道，“一流才智的标志是能够在头脑中同时保持两种相互冲突的思想……例如，这是一种难以对付的困境，但同时还会有我们将如何解决它的办法。”

那么，在这一难以对付的困境之中，你们评价可支配的资产和手段，并且认为本届大会作为一个团体从未面临过如此难以对付的问题，与此同时，你们也从未有过如此大的权力去永久地改变世界未来的卫生工作。

当我们展望……

未来之时——什么将给你们带来希望？有利的兆头无可怀疑。

1. 更好的手段

- 在开始我们的职业生涯时，我们是否确信我们将拥有一种抗脊髓灰质炎疫苗并有机会荫及后人？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还会记得45年前最后一个月的那一天，在那一天，预防脊髓灰质炎的索尔克疫苗宣告问世。
- 还有麻疹疫苗……每年可拯救千百万儿童的生命。
- 乙型肝炎疫苗——第一种将成为一组抗癌疫苗的疫苗。
- 使儿童不再患脑膜炎和肺炎的不可思议的甲—乙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而且不久将通过疫苗和免疫全球联盟（GAVI），使那些过去因为价格问题而被排除在外的国家也能获得该疫苗。

- 过去我们想象过简单有效的浸满药液的蚊帐吗？
- 想过一个儿童疾病综合管理系统吗？
- 我们会理解现在正以高效和价廉的微量营养素来降低婴儿死亡率，增强其生命力并提高智商（IQs）吗？
- 我们曾梦想过这样一个时代，制药公司通过提供一些免费药物而加入发展中国家对抗疾病的战役吗？
 - 我们曾预想过默克公司在过去12年里会提供价值4亿美元的Mectizam用于盘尾丝虫病吗？
 - 或格兰素（Glaxo—Wellcome）公司会每年提供3000万美元的一种新的抗疟疾药—Malarono，以便研究如何最有效地使其到达那些需要者手中而不考虑其支付能力吗？
 - 或史克必成（Smith Kline Beecham）公司会提供Albendazole，努力最后再为淋巴丝虫病做些贡献吗？
 - 或辉瑞（Pfizer）公司会为防治沙眼的战斗提供Zithromax吗？
 - 以及会有目前五个制药公司所达成的、就有效治疗艾滋病的药物给予较大折扣的协议吗？

2. 更好组织

我们聚集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联合起来能比我们各自做得更好。通过成为国际主义者，我们帮助我们自己的国家。爱因斯坦提醒我们，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他将其称之为人类的麻疹。我们已认识到，加强我们解决疾病问题的能力涉及增强我们自己所包含的自相矛盾…即…我们作为人民和国家的独立性是通过同意相互依存所实现的。

正如甘地所说，如果我们理解这一点，我们将以我们在奉行自力更生时所显示的相同热情奉行相互依存。

而在五十年之后，我们刚开始理解如何在全球进行组织以增强我们集体改善健康的能力。例如，世界卫生组织上次组织了遏制疟疾，由于似乎过于艰难，大多数非洲

国家被排除在外。这次，布伦特兰博士和Nabarro博士并不持有这样的态度，即任何地方过于艰难，而且在实际上，“遏制疟疾”是在非洲启动的，在尼日利亚举行了国家首脑会议并且宣布，“我们作出承诺。”

它将我们引向第三个积极迹象…

3. 增强政治关注

不仅是“遏制疟疾”。国家元首们还显示对艾滋病、根除麦地那龙线虫、儿童卫生、盘尾丝虫病和一大堆卫生问题的关注和承诺。前国家元首们实际上正在马里和尼日利亚从事根除麦地那龙线虫的工作。这是一项新的资源。请利用这一力量。

一位前国家元首吉米·卡特总统花费无数时间在非洲从事卫生改善，为麦地那龙线虫根除、河盲症、淋巴丝虫病、营养和脊髓灰质炎根除筹集资金、访问规划和雇用工作人员。

在全世界，政治领导人正在显示对卫生工作给予新的关注。这转而给了我们新的力量。

我们还看到…

4. 对卫生在发展中的作用新的理解

- 世界银行于1993年发表的世界发展报告概述了卫生在发展中的作用。
- 现在我们看到了关于这一主题的许多文章。这将对我们提出一项新的挑战，即显示每投资一元钱所产出的成果。
- 财政部长们已开始公开谈论对卫生投资的价值。在美国，卫生部长和财政部长一直在合作促进全球免疫工作。
- 作为卫生工作者，我们早就提出这些看法，但是我们的声音缺乏权威性。现在，经济界发现了这种关系，利用他们的声音吧。

5. 新的联盟

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参加其通常结构之外的联盟，并且在有些情况下成为联盟的发起者而变得日益强大。

- Mectizan的分发使许多非政府组织、医学团体、基金会、卫生部、世界卫生组织

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和Merck制药公司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结成了新联盟，以治疗盘尾丝虫病感染者。去年，这个联盟向3300万人提供了Mectizan。

- 淋巴丝虫病正促成一个类似组织的成立，其中包括Merk和Smith Kline Beecham两个公司。
- 疫苗和免疫全球联盟雄心勃勃，力图围绕儿童免疫这另一个目标而把公立和私立团体组织起来。
- 正在组成结核病药物发展全球联盟来研制开发这一古老疾病问题的新药新。
- 可以继续举例，如疟疾药物等。但重要的是未来公共卫生将不再仅仅建立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常规组织路线。通过支持为共同目标而结盟的人们，世界卫生组织将变得日益强大。

在世界卫生组织大楼前有一尊雕塑，是一个男孩用手杖引导一个盲人。这尊雕塑非常富有象征意义，这种象征可以是一种病，如盘尾丝虫病，但也可以是给予希望的社会结构。

当然，这个人显示受到盲症的损害。但对于那些从事河盲症工作的人来说，就不难想象看到皮肤增厚和改变，并且你能从早到晚感受到骚痒。手杖前面的男孩显示把社区凝聚在一起的社会结构。他为该社区的未来，也为他自己的将来尽力。因为他全身已感染了微丝蚴。他已遭受这一苦恼疾病的骚痒。他已经知道，某一天他将会成为手杖另一端的人。但是，因为有卓越的联盟，最终他将不会在手杖的另一端。

不光是世界卫生组织有这一雕塑，在卡特中心也有一个，这清楚地表明，联盟包括并且依赖于整个非政府社会。

第三尊雕塑是在世界银行的大厅里。在所有可以被放在世界银行大厅里的东西中，他们选用了这一作为其卫生投资、其对联盟投资的象征。

不仅如此，第四尊即最后一尊是在Merk总部大厅的雕塑，事实上它是最早被竖立的雕塑。在大厅用雕塑来欢迎Merck的参观者，是为了纪念一种他们不赚钱而供人们使用的药品。这是一种象征，确认为全球卫生开展工作的新途径。

6. 成就

- 不仅是全球根除疾病或者儿童生存的成就，而且在乌干达和泰国的国家成就，例如他们扭转了HIV传播率的形势。这不仅给本国而且给全世界带来希望。

- 这些成就说明，我们的每一项全球规划是在国家或地方有效的重要因素发展的结果。根除天花、根除脊灰、控制疟疾、防治河盲症、免疫和控制腹泻病都是这样。

7. 增加的资源

- 我们已熟悉传统的来源。
 - 国家给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捐款。
 - 双边卫生规划。
 - 洛克菲勒基金会。
 - 医疗工作团体。
 - 服务性组织……例如美国援外合作社、计划国际协会、拯救儿童基金、世界视力国际社等。

我们对之一一直很感激。

- 但是，传统的来源现在有了受欢迎的新伙伴……
 - 无数的非政府组织。
 - 迄今为根除脊髓灰质炎筹集了4亿多美元的国际扶轮社。
 - George Soros以及用于改善卫生的上亿美元。
 - 在过去10年中每年提供1亿美元的联合国基金会。
 - 现在为全球卫生利益提供大量资源的Merck、Glaxo-Wellcome、SKB和Pfizer及其它制药公司。
 - 现在还有比尔和梅林达·盖茨。他们所提供的是我们从事世界卫生工作的人从来都不敢希望的。专用于“全球卫生公平性”的规模庞大的基金会。每年准备投资5亿多美元，确保各地儿童能受益于现在对发达国家中儿童提供保护的科学，并且促进针对贫穷国家中穷人所面临问题的卫生手段和解决方案的研究。

公立和私立来源的资源相结合的这种情况是全球卫生工作中前所未有的。

“在过去，世界上如何使用积累的财富？”

几千年以前，亚历山大大帝使用积累的资源加强军事力量。

我们看到全世界各地这时把巨大的财富用于建造城堡和要塞。

一千以前，随着工具和建筑材料的改进，我们看到建筑学方面新的创造力。在那时，教会、皇家和社区的资源被用于建造大教堂，有些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被召集的工匠知道他们永远也看不到建造完毕的大教堂，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使他们的工作质量有所下降。同样，你们和我也都在为未来进行工作。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我们看到资源被用于建造世界上伟大的大学。

然后，积累的资源协助通过船只、贸易公司和多国公司推动商业时代。

在较近期，财富被用于建造现代的大教堂……工业化国家的医疗中心。

但是，现在我们第一次看到大量的资源被投资于全球卫生。我们有机会建造一种新的大教堂……一种虚拟的大教堂……专用于全球卫生。手段、组织工作和资源正在得到改善。在坐的各位建筑师和建造者以及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得承担这一任务吗？

你们能够提供领导，使其他人觉得学习比尔和梅林达·盖茨的榜样合乎逻辑吗？你们是否能形成一个强大的运动，你们能否团结在布伦特兰博士以及能力如此强大的世界卫生组织和如此稳固卫生结构的周围，使各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在未来几百年中把这次集体卫生运动作为历史大事讲述吗？

人们反复说，我们应当与财政部长对话——他们是解决问题的钥匙。但是，转动这把钥匙的是你们这些卫生部长。卫生能否改善，取决于你们。

“不能允许世界存在一半健康和一半患病的情况。”

每一种运动中都有跨越一个界线的某一点。有一滴水最终会使杯中的水溢出，在某一时刻友情会成为永久性的，在某一分钟疫苗会实际提供保护。

在某一时刻，“不能允许世界存在一半健康和一半患病的情况”的说法将从一句好听的话转变为实际承诺。到那时就不能反悔，而且用汤因比的话说，世界“敢于把整个人类的健康视为一个实际目标。”这一时刻在未来任何时候都可来到，但这一时

刻不妨今天在2000年世界卫生大会上就来到。它将要求我们对衡量、确认差距、评价干预措施以及始终强调结果给予新的重视。

我给我的学生讲，有一个人听算命先生说他在45岁以前将很穷，很不幸福。他抓住这根救命稻草，问道：“当我45岁时，将发生什么事？”算命先生说：“你就会习惯了。”作为卫生领导人，你们的任务是确保永远没有人习惯于卫生差距。永远也不习惯了不必要的痛苦、过早死亡、贫穷或文盲。确保国家元首、财政部长、处于领导地位的人以及信任你们能够使事情变得更好的人没有机会习惯于悲观、愤世嫉俗或顺从命运的情绪。要做专业卫生工作者，而且也要做专业的乐观主义者。

在1932年，林肯·斯蒂芬斯说：“适用于商业界和政治界的说法同样适用于专业服务界、手工艺界、科学界……尚未画出最好的图画，尚未吟诵出最伟大的诗篇，尚未写出最浩大的小说。”我们今天重复他的话，即到目前尚未想像出最壮观的卫生贡献，最佳的解决方案还有待我们发现。

在结束时，让我向你们提问：

你们是否愿意作为在没有脊髓灰质炎疫苗、麻疹疫苗或口服补液疗法的53年前发起本组织的卫生部长之一？或者，即使有我们所有的问题，你们是否宁可今天在此？

你们是否甚至宁可作为1980年世界卫生大会的一部分，在宣布根除天花时那么高兴，但却缺少用于盘尾丝虫病的mectizan，没有针对儿童期疾病的综合措施，而且达到的免疫普及率不足10%？或者，你们是否宁可今天在此？

你们是否甚至宁可作为1990年世界卫生大会的一部分，准备参加儿童问题首脑会议，但没有广泛地使用乙型肝炎疫苗，微量营养素措施残缺不全，非洲任何国家都还没有艾滋病传播率逆转的例子，没有用于淋巴丝虫病的有希望的疗法，没有制药公司大规模参与解决这些公共卫生问题，没有联合国基金会或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或者，你们是否宁可今天在此？

从未有过更好的时刻。各种条例具备。需要的是联盟、领导、灵感、乐观主义。艰苦的工作将是当前的常规，但如果你们愿意，你们的老板……你们为之服务的人民……其中多数人尚未出生，将把你们评作为伟大的大教堂建设者……以及伟大的先辈。谢谢。